

卷八

書名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撰者 漢 趙岐 注, 宋 孫奭 疏
 卷 卷八
 內容分類 經-四書-孟子-宋
 索書號 經部-彙刻-1
 編號 A 393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 393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彙刻-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

[註]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

名惠諡也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猶春秋

之時吳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號曰梁

王聖人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

以爲師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間師也魯

衛之君皆專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

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然者孟子言天下之人皆大悅樂而將歸嚮已視天下悅而歸已但若一草芥不以為意者惟大舜為能如此也不得乎親者孟子又言人若不得事親之道則不可以為人若得事親之道而不能順事親之志故不可以為人之子惟舜能盡其事父母之道而瞽瞍頑嚚且亦致樂瞽瞍既以致樂而先天下而天下亦從而化之瞽瞍致樂故曰此之謂大孝

瞽瞽瞍頑父也正義曰瞽瞍者案孔安國尚書傳云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瞽瞍無目之稱頑者左傳云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七下 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八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離婁章句下凡三十二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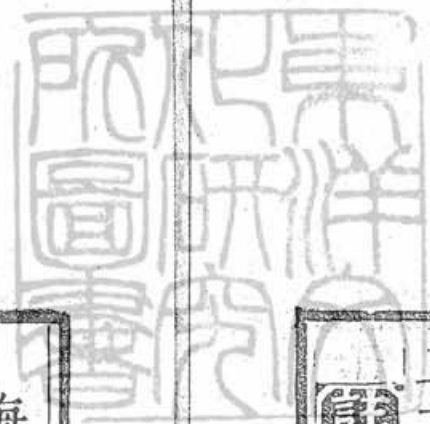
疏正義曰此卷即趙註分上卷為此卷也此卷凡

三十有二章一章言聖人殊世而合其道二章言重民之道平政為首三章言君臣之道以義為表以恩為裏舊君之服蓋有所與諷喻宣王勸以仁也四章言君子見幾而作五章言上為下做六章言大人不為非禮非義七章言父兄已賢子弟既頑教而不改乃歸自然八章言好言人所求合義十一言視民如已甚亂也十章言大人所求合義十一言視民如子則民懷矣十二章言養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謂之大事十三章言學必根源如性自得十四章言廣尋道意詳說其事要約至義還反於朴十五章

言五伯服人三王服心十六章言進賢受賞蔽賢蒙
 戮十七章言有本不竭無本則竭十八章言禽獸俱
 含天氣衆人皆然聖人超絕識仁義之主於已也十
 九章言周公能息三王之道以輔成王二十章言詩
 書與春秋二十一章言五世一體上下通流二十二
 章言廉惠勇三者二十三章言求友取友必得其人
 二十四章言貌好行惡當修飾之惟義爲常二十五
 章言能修性守故天道可知二十六章言循理而動
 不合時人二十七章言君子責已小人不改蹈仁行
 禮不患其患二十八章言顏子之心有同禹稷二十
 九章言佳章得罪出妻屏子三十章言曾子子思處
 義非謬者也三十一章言人之道殊賢愚體別三十
 二章言小人苟得妻妾猶羞凡此三十二章
 合前卷二十八章是離婁一篇有六十章矣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生始卒終記終始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也負



海也在東方夷服之地故曰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

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畢郢地名也岐山下周之舊邑近畎夷畎夷在西故曰西夷之人也

書曰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畢文王墓近於

鄂鎬之地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

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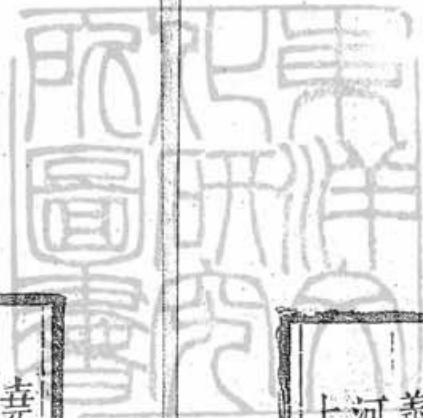
土地相去千有餘里千里之外也舜至文王千二

百歲得志行政於中國蓋謂王也如合符節節玉節

也周禮有六節揆度也言聖人之度量同也

其揆一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殊世而合其道也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者孟子言舜帝其始生於諸馮之野是東夷之人也以其地在東方故曰東夷之野文王其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者孟子又言文王其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故曰西夷之地是西夷之人也以其地在西故曰西夷之野岐山本是周邑故曰岐周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者孟子言自舜帝所居終始之地與文王所居終始之地有千里以外之遠自舜所生之世文王所生之世相後有千二百歲之久其皆得志行政於中國以致治如合其符節有同而無異一為先聖於前一為後聖在後其所揆度則一而無異也以其同也揆度也註生始至東夷之人也正義曰案史記云舜冀州之人也耕於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年二十以孝聞三十一堯妻以二女遂舉用之五十攝行天子事五十八

堯崩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嶷山是為零陵今云舜生於諸馮則諸馮在冀州之分鄭玄云負夏衛地案地理志云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今之東郡是也其本顛頊之墟推之則衛地與冀州之地相近是負夏之為地名也一云負夏鳴條者書云湯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孔傳云地在安邑之西鄭玄云地在南夷云東夷之人者案史記云帝舜為有虞皇甫謐云舜嬪于虞今河東太陽是也註歧周畢郢至鎬之地正義曰案本紀云古公亶父去邠踰梁山止於岐下徐廣曰歧下在扶風義陽西北其南有周原裴駟案皇甫謐曰邑於周地故始改曰周古公有少子季歷生昌有聖瑞後立為西伯移徙都鄠徐廣曰鄠在京兆鄠縣東有靈臺鄠在上林昆明北有鄠地去鄠有二十里皆在長安南數十里徐廣云文王九十七崩謚為文王謚法曰慈惠愛民曰文忠蒙接禮曰文武王卽位九年上祭于畢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南越志云郢故楚都在南郡則知畢在郢之地故曰畢郢



國舜至文王千二百歲周禮有六節正義曰案史記世表推之是自舜至文王有千二百歲矣其文煩更不錄周禮六節案周禮云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鄭註云以金為節鑄象也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所以相別為信明也今漢有銅虎符杜子春云蕩當為帑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或曰函開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註云符節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璽節者今之印章也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也凡此是周禮有六節之別爾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子產鄭卿

為政聽訟也溱洧水名見人有冬涉者仁心不忍以其乘車渡之也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徒

枉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以為子產有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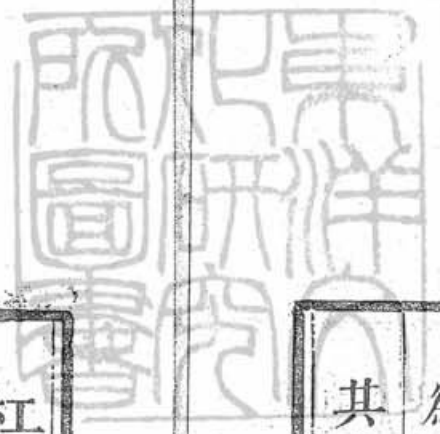
民之心而不知為政當以時修橋梁民何由病苦涉水乎周十月夏九月可以成涉度之功周十一月夏

十月可以成輿梁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君子為國家平治政事刑法使無違失其道辟除人使卑辟尊可為也安得人人濟渡於水乎每人而悅

之欲自加恩以悅其意則日力不足以足之也子產

聽鄭國之政至亦不足矣正義曰此章言重民之道平政為首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



洧者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漆洧鄭國水名也言子
產為政聽訟於鄭國於冬寒之月見人涉漆洧之水
乃不忍遂以所乘之車與濟渡人於漆洧孟子曰惠
而不知為政至日亦不足矣孟子言子產雖有恩惠
及人而以陸地乘輿而濟人於漆洧然而不知行其
不忍人之政而濟人矣所謂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
月輿梁成是其政也言歲中以十一月雨畢乾晴之
時乃以政命成其徒杠徒杠者說文云石杠石橋也
俗作杠從木所以整其徒步之石十二月成津梁則
梁為在津之橋梁也今云輿梁者蓋橋上橫架之板
若車輿者故謂之輿梁如此民皆得濟所以未有憂
病其涉者也君子之為但平其政事使無違失行法
於人而使尊之其若此則可也又安得人人而濟渡
之乎如人人濟之則人望我者無窮而我應者有不
足焉故為國之政者如每以人人而使之悅雖日力
之窮亦不足以濟之矣但平其政事使徒杠成於上
一月輿梁成於十二月則病涉之民無不濟矣子產
不知為政之道在此而徒知以乘輿濟人為之惠故

宜孟子言之於當時以激勸而譏諷之也子產鄭
卿為政聽訟漆洧水名正義曰案左傳云子產穆公
之孫公子發之子也又魯襄三十年執鄭國之政故
云鄭卿為政聽訟也云漆洧水名者蓋鄭國之水各
案地理志云漆洧水在河南又說文云水在鄭國南
入于洧則知漆洧水名在鄭國也又於註周十一月
即夏十月十月即夏九月已說上篇
叔向云十月而津梁成是其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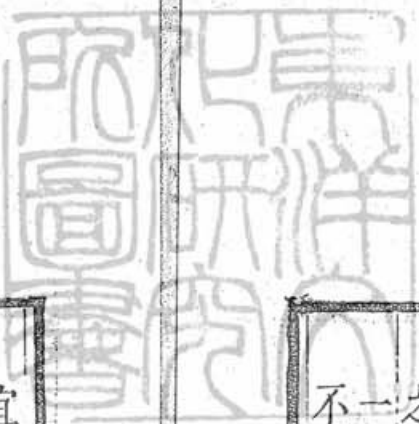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

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

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芥草芥也臣緣君恩以為差

等其心所執若是也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

為服矣宣王問禮舊臣為舊君服喪服問君恩何



如則可以為服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
 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
 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為臣之時諫行言從德澤加民若有他故不得不行
 譬如華元奔晉隋會犇秦是也古之賢君遭此則使
 人導之出境又先至其所到之國言其賢良三年不
 反乃收其田里田業也里居也此三者有禮則為之
 服矣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
 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

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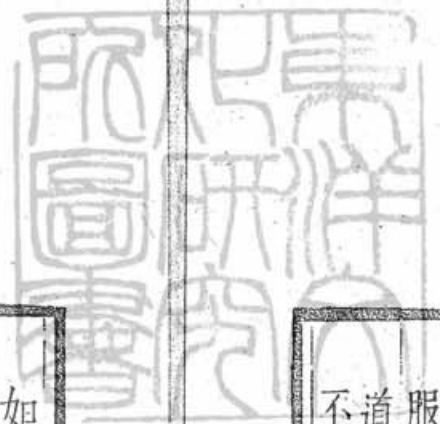
搏執其族

親也極者惡而困之也遇臣若寇讎何服之有乎

國

孟子告齊至之有正義曰此章言君臣之道以義為
 表以恩為裏相應猶若影響舊君之服蓋有所與諷
 諭宣王勸以仁也孟子告齊宣王曰至如寇讎者孟
 子告諭齊宣王謂君之視其臣如已之手足則臣亦
 視君如已之腹心君之視其臣如畜之犬馬則臣亦
 視其君但以國人之遇之也君之視其臣如土芥之賤
 而棄之則臣視其君亦如寇讎惡而絕之也凡此君
 臣施報相待以君視臣如犬馬之畜而臣視君
 為於其外者手足也君臣相須猶一體也此言相待
 施報均於厚也若以君視臣如犬馬之畜而臣視
 如國人而弗親此言不相待施報均於薄也以君視
 臣如土芥之賤而臣視君如寇讎而惡之此言不相
 待施報均於賤也然則君臣施報亦隨之而已王曰
 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宣王問孟子於禮

為舊君有喪服何如斯可為之服言舊君所去之國
 君也曰諫行言聽至則為之服矣孟子答之謂臣之
 於君君有過謬而諫之則行事有可為而言之則聽
 而膏潤之恩澤施之又下浹於民此得行其道也然
 不幸遭其事故而去之則國君使人導之以達其情
 至出國之疆界又先去其所往之邦以稱譽之去三
 年之久而不反歸然後國君乃收其田業里居此三
 者是謂三有禮焉如此三有禮則可為之喪服矣今
 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至何服之有孟子又言
 今之為臣於國君君有過謬及其諫也則拒之而弗
 得行言則違之而弗聽而膏澤又不得以下浹此不
 得行其道也及其所遭事故而去之君乃不使人導
 之且搏執其親族而戮之又困極而惡之於其所往
 之邦即自離去之日遂便收其田業里居此是謂遇
 其臣如寇讎之惡既以寇讎遇其臣則臣尚何有喪
 服為哉國舊臣為舊君服喪服正義曰如儀禮言以
 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禮記云臣之去國君
 不埽其宗廟則為之服是為舊臣服喪服之謂也國



如華元犇晉隋會犇秦正義曰案左傳成十五年華
 元為右師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
 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
 出犇晉魚石為左師自止華元於河上後及犇晉得
 五月日乃反書曰宋華元出犇晉宋華元自晉歸于
 宋是也云隋會犇秦者案文公七年先蔑犇秦隋會
 從之至十三年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晉侯乃使魏
 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士會既濟魏人謀而還
 杜註云喜得士會也是矣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

可以徙國惡傷其類視其下等懼次及也語曰尊鵠

蒙害仁鳥增逝此之謂也國孟子至可以徙正義曰

也孟子謂國君無罪而殺戮其士則為之大夫者可
 以犇去無他蓋大夫雖於士為尊不可命以為士然

亦未離乎士之類也是其惡傷其類耳國君無罪而誅戮其民則爲之士者可以徙而避之無他蓋士於民雖以爲尊不可命以爲民然亦未離乎民之類也是亦惡傷其類耳於士言殺於民言戮者總而言之皆然也別而言之則戮又輕於殺矣案周禮司稽掌巡市云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是知戮不撻而辱之耳而殺乃至於亡命故也史記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不濟乃歎曰剖胎殺天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會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君子諱傷其類也今註云語曰鳶鵲蒙害仁鳥增逝是亦史記之文趙註引之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君者一國所瞻仰

以爲法故必從之是上爲下則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是上爲下效者也孟子謂國君在上能以仁義率先於一國則一國之人莫不從而化之亦以仁義爲也

國云上爲下則者正義曰如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上之風必偃也又荀卿所謂表正則影正盤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是其旨也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國若禮而非禮

陳質娶婦而長拜之也若義而非義藉交報讎是也此皆大人之所不爲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禮義人之爲中是以大人弗行之也孟子謂有所爲禮有所爲非禮有所爲義有所爲非義如非禮非義惟大人能弗爲之也
國陳質娶婦藉交報讎者正義曰此蓋史傳之文而云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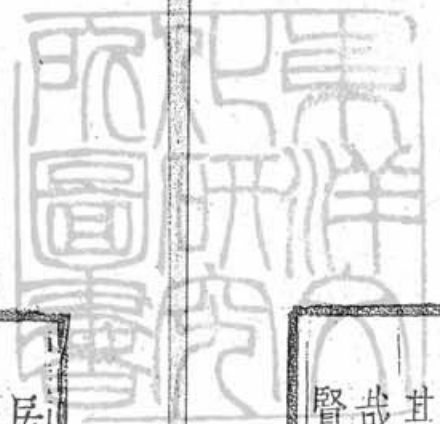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

國中者履中和之氣所生謂之賢才者是謂人之有

俊才者有此賢者當以養育教誨不能進之以善故樂父兄之賢以養已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注如使賢者棄愚不養其所以當養則賢亦近愚矣如此賢不肖相覺何能分寸明不可不相訓導也

疏孟子至不能以寸兄之賢而子弟既頑教而不改乃歸自然也孟子言君子以性德而教養滅其性德者以性之能而教養滅其性之才能者故人所以樂得其賢父兄而教養也如君子有賢父兄之道而不推已之性德以教養人之不中不推已之才性而教養人之不才是棄去其不中不才之人也如此則賢不肖惡能相去以寸哉是不足以相賢矣蓋中者性之德也才性之能也賢父兄者所以對弟子而言之也如孟子所謂曾子



居武城而謂之為師也父兄也是其意也

注中者履中和之氣至養已也正義曰中和之氣者蓋人受天地之中而生稟陰陽之秀氣莫非所謂中和也中庸云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賢以德言云俊才者俊智過千人曰俊則知才能有過於千人之才能是為俊才也一云俊敏也疾也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注人不為苟得乃

能有讓千乘之志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貴賤廉恥乃有不為非義之事然後可以有為其也孟子言人之有不為非義之事然後可以有為其義矣又所謂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亦是意也以此推之則仁也禮也智也皆待是而裁成之矣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注人之有惡惡人言

之言之當如後有患難及已乎

疏正義曰此章言好言人之惡殆非君

孟子曰
子者也孟子謂人有好談人之不善者必有患難及之矣故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如莊子云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論語云不伎不求何用不臧亦與此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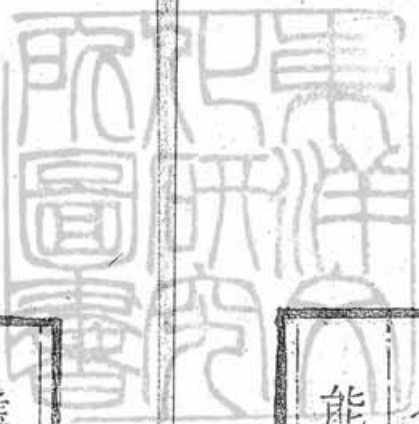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仲尼彈邪以正正斯可矣

故不欲為已甚泰過也孟子所以譏踰墻距門者也

正義曰此章言疾之已甚亂者也孟子言孔子凡所為不為已甚泰過者也如論語云疾之已甚亂也同意云孟子所以譏踰墻距門者蓋謂如段干木踰垣而避文侯泄柳閉門而拒繆公是為已甚者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果能

也大人仗義義有不得必信其言子為父隱也有不能得果行其所欲行者若親在不得以身許友也



義或重於信故曰惟義所在也正義曰此章言大人之言行其重者

不信不果求合義也孟子言大人者其於言不必信所行不以必果惟義之所在可以信則信可以行則行耳如言必信行必果則所謂硜硜然小人哉矣豈大人肯如是邪蓋孔子與蒲人盟不適衛而終適衛是言不必信也佛盼召子欲往而終不往是行不必果也子為父隱以其身許友也正義曰此案論語禮記云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大人謂君國

君視民當如赤子不失其民心之謂也一說曰赤子

嬰兒也少小之子專一未變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時

心則為真正大人也正義曰此章言人之所愛莫過赤子所謂視民如子則民

懷之者也孟子言世之所謂為之大人者是其能不失去其嬰兒之時心也故謂之大人如老子所謂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之意同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孝子事親致養未足以為大事送終如禮則為能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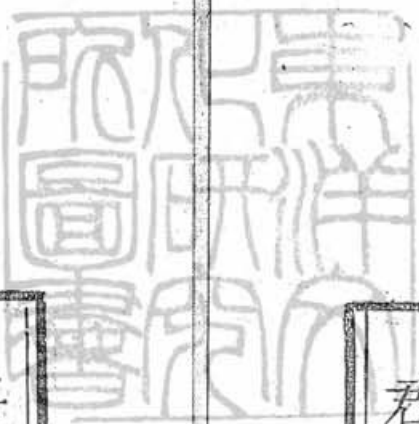
大事也

正義曰此章言養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謂之大事也孟子言人奉養父母於

其生日雖昏定晨省冬溫夏清然以此之孝亦不足以當其大事也惟父母終能蹕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斯可以當之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君子學問之法欲深致極竟之以知道意欲使已得



其原本如性自有之然也故曰欲其自得之而已自

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

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自有也資取也取之深則得其根也左右取之在所

逢遇皆知其原本也故使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至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者

此孟子教人學道之法也言君子所以深造至其道

則居之安居之安者是使權利不能移羣衆不能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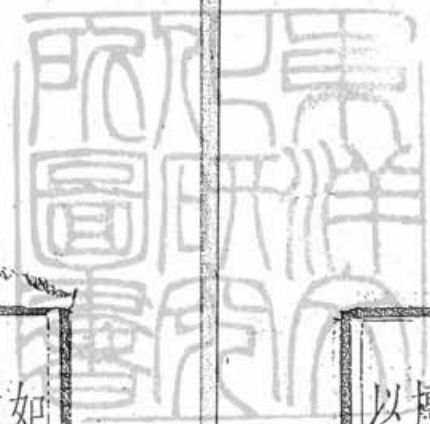
天下不能蕩是也居之安則資質以深則自本自根

其原左右逢其原者則理與萬物得性與萬物明取

之左則左取之右則右無非自本自根也故云取之
 左右逢其原如此故君子所以學道欲其自得之也
 如莊生所謂黃帝遺其元珠使智索之不得使離朱
 索之不得使契誦索之不得乃使象罔得之蓋元珠
 譬則道也智有待於思言思之亦不能得其道也離
 朱有待於明言以明求之亦不能得道也契誦有待
 於言以言求之亦不能得其道也象罔則無所
 待矣唯無所待故能得其道是其所謂自得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博廣詳悉也

廣學悉其微言而說之者將以約說其要意不盡知
 則不能要言之也是謂廣尋道意還反於樸說之美
 者也正義曰此章言廣尋道意詳說其事要約至
 博而學之又當詳悉其微言而辯說之其相將又當
 以還反說其至要者也以得其至要之義而說之者



如非廣博尋學詳悉辯說之則是非可否未能決斷
 故未有能反其要也是必將先有以博學詳說然後
 斯可以反說其約而已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

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以善服

人之道治世謂以威力服人者也故人不心服以善
 養人養之以仁恩然後心服矣若文王治於歧邑是

也天下不心服何由而王也孟子曰至未之有也

服人三王服心其服則一功則不同也孟子曰以善
 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至未之有也者孟子言人
 君之治天下如以善政而屈服人者未有能屈服其
 人也以善教而養人者然後故能屈服其天下然以

善教養天下天下不以心服而歸往爲之王未之有也以其能如此則必爲之王者使天下心服而歸往之矣蓋所謂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之意也又云善教得民心是矣若文王作辟雍是能以善養人者也故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凡言皆

有實孝子之實養親是也善之實仁義是也祥善當直也不善之實何等也蔽賢之人直於不善之實也

正義曰此章言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者也孟子曰至蔽賢者當之者孟子謂人之言無其實本者乃虛妄之言也以虛妄之言之則或掩人之善或飾人之惡爲人所惡者也故其爲不祥莫大焉不祥則禍是矣不祥之實者乃蔽賢直之也所謂蔽賢則掩人之善是矣如臧文仲知柳下惠而不舉虞丘

知叔敖之賢而不進凡此之類是謂蔽賢者也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徐

子徐辟也問仲尼何取於水而稱之也孟子曰源泉

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

是之取爾言水不舍晝夜而進盈滿科坎放至也

至於四海者有原本也以況於事有本者皆如是是

之取也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

也可立而待也苟誠也誠令無本若周七八月夏

五六月天之大雨潦水卒集大溝小澮皆滿然其涸

也可立待之者以其無本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

之國人無本行暴得善聲令聞過其情若潦水不能

父也故君子恥之國徐子至若子恥之正義曰此章

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者徐子

即徐辟者也徐辟問孟子以謂孔子數數稱道於水

乃復自而歎之曰水哉水哉云水之為水哉水哉何

仲尼獨數數稱於水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

至是之取爾孟子答之曰孔子所以數數稱於水者

以其有本源之泉水混混滾勢而流不舍晝夜是流

之不竭至有坎科則必待盈滿而後流進以至乎四

海之中以其道大有本亦如是是孔子所以亟稱而

必取之爾苟為無本至君子恥之者孟子又言苟為

無本之水是若周之七八月夏之五六月間天之大

雨驟降其雨之水卒然聚集乎大溝小澮皆盈盈然

而滿溢則其乾涸但可立而守之也以無本源故如

是之速乾耳孟子復於此言如聲譽名聞有或過於

情實而君子所以羞恥之亦無本之水矣然則孟子

答徐辟以此者非特言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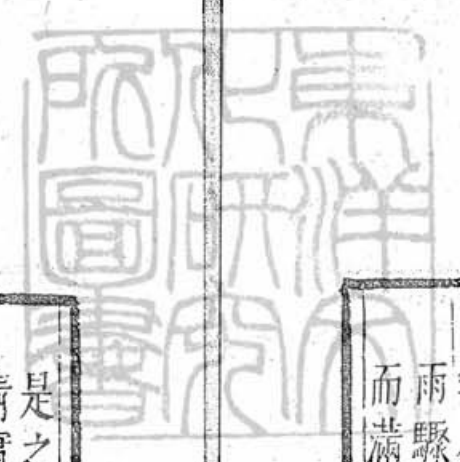
後進放乎四海而已矣蓋有為而言之也以其源泉

混混則譬君子之德性不舍晝夜則譬君子之學問

盈科而後進則譬君子之成章放乎四海則譬君子

於是造乎道也國云徐子徐辟正義曰經於滕文公

篇云墨者夷之因徐辟而見孟子又曰徐子以告夷
子是人知徐子即徐辟也國大溝小澮正義曰案周禮
遂人掌邦之野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
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
道鄭註云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鄰之田千夫二鄰
之田遂溝畎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
溝倍之是廣深各四尺也洫又倍之是洫廣深各八
尺也澮廣二尋深二尋然則註云大溝小澮又非以
常制言之爾論語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
晝夜是仲尼常
稱於水者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

之圖幾希無幾也知義與不知義之間耳衆民去義

君子存義也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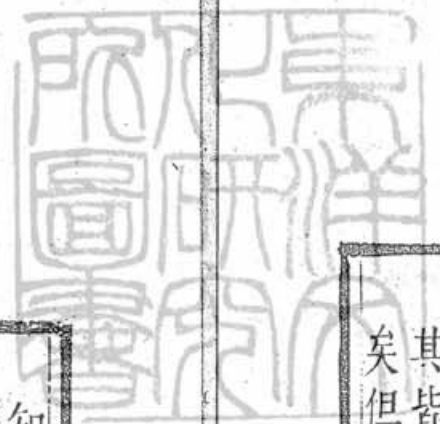
仁義也圖倫序察識也舜明庶物之情識人事之序

仁義生於內由其中而行非強力行仁義也故道性

善言必稱於堯舜但君子存之庶民去之而不由爾

圖孟子曰至行仁義也正義曰此章言禽獸俱含天

氣衆人皆然聖人超絕識仁義之主於已者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至非行仁義也者孟子言世之人所以有別異於禽獸畜者無幾也以其皆含天地之氣而生耳皆能辟去其害而就其利矣但卜人去其異於禽獸之心所以爲小人也君子



知存其異於禽獸之心所以爲君子也所謂異於禽獸之心者卽仁義是也禽獸俱不知仁義所以爲禽獸今夫舜之爲帝在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雖與禽獸雜居其間然能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莫不從之若決江河而不滯如此是舜能明於庶物之無知而存乎異於禽獸之心詳察人倫之類而由仁義之道而行之矣然舜旣由其仁義而行之非所謂行仁義而得之人也是由仁義而行以得之天性也孟子以此言之其有以異於禽獸者皆舜之徒也曰舜亦人也我亦人也有爲者亦若是但當存其異於禽獸之心耳如揚雄由於禮義入自仁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斯其旨歟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圖旨酒美酒也儀狄作酒

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湯

執中立賢無方圖執中正之道惟賢速立之不問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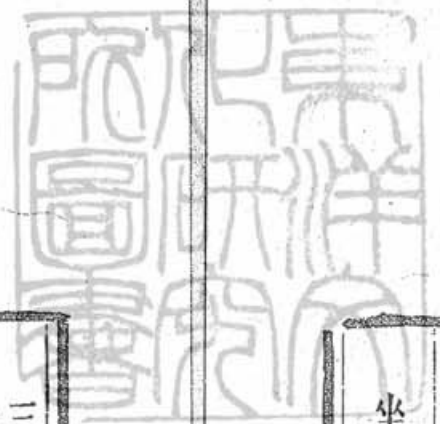
從何方來舉伊尹以為相也文王視民如傷聖道而未至未之見註視民如傷者雍容不動擾也聖道而未至

殷祿未盡尚有賢臣道未得至故望而不敢誅於紂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註泄狎邇近也不泄狎近賢

不遺忘遠善近謂朝臣遠謂諸侯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息之夜以繼日幸而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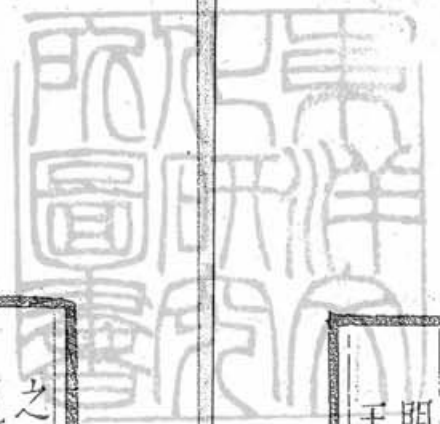
之坐以待旦註三王三代之王也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之事也不合已行有不合者仰而息之參諸天也

坐以待旦言欲急施之也註孟子曰至坐以待旦正義曰此章言周公能息



三王之道以輔成王也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孟子言禹王惡疾其美酒而樂好人之善言以其酒甘而易溺常情之所嗜者也故禹王所以惡之蓋儀狄造酒禹王飲而甘之遂疏儀狄是也善言談而難入常情之所厭者也故禹王所以好之耳蓋聞臯陶昌言禹受而拜之是也湯執中立賢無方孟子言湯王執大中至正之道使其賢者智者得以俯而就而不敢為狂者愚者不肖者得以歧而及而不為狺者矣未嘗立驕伉崖異絕俗之道而使人不可得而至也所謂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是其旨歟尚書云湯懋昭大德建中于民是其事矣立其賢則不以一方任之但隨其才而用之以其人材固有長短小大不可槩以取之矣書云佑賢輔德顯忠遂良是其事矣總以湯言之則所謂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用人故無遺賢是其旨歟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孟子言文王常有恤民之心故視下民常若有所傷而不敢以橫役而擾動之也尚書曰文王不敢侮鰥寡又曰懷保小民是其事矣蓋以望商之有賢道未得

至故不敢誅於紂也故曰未之見也武王不泄邇不
 忘遠者孟子言武王於在邇之臣則常欽之而不泄
 狎在遠之臣則常愛之而不遺忘是所謂不泄邇不
 忘遠也非特臣也雖遠邇之民亦如是尚書云武王
 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又曰華夏
 蠻貊罔不率俾是其事矣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
 至坐以待旦者孟子言周公輔相成王常思念兼此
 三王而施行此四事以為功業矣三王即禹湯文武
 之三代王也然以孟子則曰三王者蓋文武明父子
 也言其父則子不待言而在其中故但云三王四事
 者即惡旨酒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與視民如傷
 望道而未之見不泄邇不忘遠是四事也然以孟子
 於事則云四蓋父子所為有不同所以別言之也言
 周公施為其有不合於此三王四事則嘗仰望而息
 索之必夜以繼日而未嘗敢忘去之也及幸而息索
 得合於此三王之四事則雞鳴而起坐以守待其旦
 明而施行之耳是其急於有行如恐失之謂也
 王三代之王也正義曰禹夏之代始王也是為三代



之王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謂聖王也大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故詩亡春

秋撥亂作於衰世也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

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

取之矣

此三大國史記之異名乘者興於田賦乘

馬之事因以為名檮杌者囂凶之類興於記惡之戒

因以為名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其事則

五霸所理也桓文五霸之盛者故舉之其文史記之

文也孔子自謂竊取之以為素王也孔子人臣不受君命私作之故言竊亦聖人之謙辭爾孟子曰至

正義曰此章言時無所詠春秋乃興假史記之文孔子正之以匡邪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至丘竊取之矣者孟子言自周之王者風化之迹熄滅而詩亡歌詠於是乎衰亡歌詠既以衰亡然後春秋衰賤之書於是乎作春秋其名有三自晉國所記言之則謂之乘以其所載以田賦乘馬之事故以因名為乘也自楚國所記而言之則謂之檣杙以其所載以記罷凶之名故以因名為檣杙也魯以編年舉四時記為事實則一也蓋王者迹熄則所存者但霸者之迹而已言其霸則齊桓晉文為五霸之盛者故其所載之文則魯史之文而孔子自言之曰其春秋之義則丘私竊取之矣蓋春秋以義斷之則賞罰之意於是乎在是天子之事也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竊取之者

不敢顯述也故以賞罰之意寓之衰賤而衰賤之意則寓於一言耳
云乘為乘馬之事檣杙為罷凶之類正義曰乘馬之事已詳故不得述云檣杙罷凶者案文公十八年左傳所謂渾敦窮奇檣杙饗餼四凶其言檣杙乃曰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告之則頑舍之則罷天下之民謂之檣杙杜預云檣杙罷凶無疇匹之貌也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澤者滋潤之澤大

德大凶流及後世自高祖至玄孫善惡之氣乃斷故

曰五世而斬予我也我未得為孔子門徒也淑善也

我私善之於賢人耳蓋恨其不得學於大聖人也

孟子至諸人也正義曰此章言五世一體上下通流
 君子小人斬各有時孟子恨以不及仲尼也孟子曰
 君子之澤至于私淑諸人也者孟子言君子小人雖
 有賢不肖之異然自禮服而推之則餘澤之所及但
 皆五世而斷耳以其親屬替之者焉惟孔子有道德
 之澤流於無窮雖萬世亦莫不尊親者矣孟子所言
 我未得為孔子徒黨者矣我但私有所善於已未有
 以善諸人也蓋孟子學孔子者也然必於此乃言予
 未得為孔子徒者蓋亦公孫丑問夫子既聖矣乎則
 曰夫聖孔子不居之意也孟子之志又可知矣斬斷
 也淑善也注云自高祖至於玄孫正義曰自高祖至
 玄孫者凡有九等高祖曾祖祖父已身子孫曾孫玄
 孫是也今註乃以此證五世而斬者據已身
 而推之則上自高祖至玄孫是為無服者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八上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八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離婁章句下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
 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注三者皆謂事可出

入不至違義但傷此名亦不陷於惡也注正義曰此

惠三者人之高行也孟子曰至死傷勇者蓋言凡於
 所取之道可以取之則取之故無傷害於為廉可以
 無取而乃取之是為傷害於廉也又言凡所與之道
 可以與之則與之而不為傷其惠可以無與而乃與

之是為傷害於惠也又言凡於所死之道可以死之則死不為傷害其勇可以無死而乃死之是為傷害其勇也如孟子受薛七十鎰是可以取則取之也求也為聚斂而附益之是可以無取而乃取之者也孔子與原思之粟是可以與則與之者也冉子與子華之粟五秉是可以無與而乃與之者也比干諫而死是可以死則死也荀息不能格君心之非而終遽以死許是可以無死而乃死之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

羿國羿有窮后羿逢蒙羿之家眾也春秋傳曰羿將

歸自田家眾殺之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國罪羿不

擇人也故以下事喻之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

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庖公

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

死矣夫國孺子鄭大夫庖公衛大夫疾作瘡疾問其

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庖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國

僕御也孺子曰吾必生矣其僕曰庖公之斯衛之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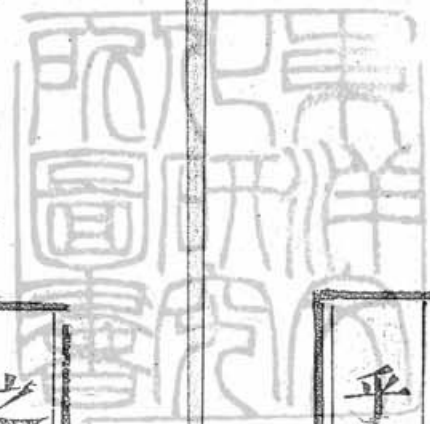
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庖公之斯學射於尹

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

取友必端矣國端人用心不邪辟知我是其道本所

出必不害我也庖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

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



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
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叩輪去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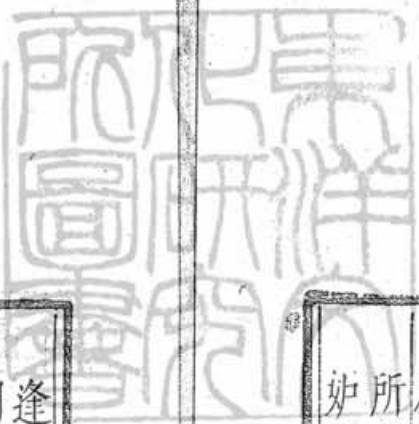
金發乘矢而後反註庾公之斯至竟如孺子之所言

而曰我不敢廢君事故叩輪去鏃使不害人乃以射
孺子禮射四發而去乘四也詩云四矢反兮孟子言

是以明羿之罪假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之他而教

之何由有逢蒙之禍乎註逢蒙學射至乘矢而後反

必得其人也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
為愈已於是殺羿言逢蒙學射於后羿既學盡后羿
所射之道乃思天下惟后羿所射有強於已於是反
妒之而殺其后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孟子復言



逢蒙所以殺其后羿是后羿亦有可罪之道者焉公
明儀曰宜若無罪焉孟子引公明儀於往日嘗曰逢
蒙殺羿宜若無罪而見殺焉又鄙之公明儀之言
曰薄乎此言爾安得謂之無罪焉答鄭國之君使子
濯孺子為大夫以侵伐其衛國衛君乃使大夫庾公
之斯追捉其子濯子濯乃曰今日我瘡疾發作不可
以執弓而敵之我必死矣遂問其御僕曰衛之追趕
我者是誰也其御僕乃告之曰衛大夫庾公之斯者
也子濯即曰我得生矣不能死我也其御僕乃問庾
公之斯是衛國之最善射者也而夫子乃曰吾生矣
是何之謂也子濯乃與之御僕曰庾公之斯學射於
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正之
人也其所友亦必端正之人然後教其射矣庾公之
斯遂追至子濯之所見子濯不執弓矢乃問曰夫子
何為不執弓以拒之子濯告之曰今日我瘡疾發作
不可以執弓矣庾公之斯乃自稱已為小人言小人
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今不忍以
夫子之道而反歸害其夫子矣雖然不忍害夫子奈

以今日所追之事乃君命之事也我亦不敢廢背其君命耳遂不免抽取其矢而敲之於車輪之上乃去其鏃利而發射子濯至發其四矢然後乃反歸而不追之蓋去鏃利所以無害於子濯耳云乘矢者乘四矢也蓋四馬為一乘是亦取其意也

○羿有窮至殺之正義曰羿有窮后羿者說在梁王首篇詳矣云逢蒙羿之家眾至殺之者案襄公四年左傳云將歸自田家眾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杜註云子羿之子也不忍食又殺之國門

○孺子鄭大夫庾公衛大夫正義曰襄公十四年左傳云尹公他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衛獻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鉤而還尹公他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杜預曰子魚庾公差然則孟子之言與此不同是二說必有取一焉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古之

好女西施也蒙不潔以不潔汗巾帽而蒙其頭面面

雖好以蒙不潔人過之者皆自掩鼻懼聞其臭也

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惡人醜類者也

面雖醜而齋戒沐浴自治潔淨可以待上帝之祀言

人當自治以仁義乃為善也

○孟子至上帝正義曰此章言貌好行惡西

子冒臭醜人潔服供事上帝明當修飾惟義為常也

孟子言西施之女其貌雖好然加之不潔巾帽而蒙其頭則人見之亦必遮掩鼻而過之更不顧也如惡人雖曰至醜然能齋戒沐浴自潔淨其身則亦可以

供事上帝矣孟子之意蓋人能修潔其已雖神猶享而况於人乎然知人修治其已不可以已也

○西子

西施正義曰案史記云西施越之美女越王勾踐以獻之吳王夫差大幸之每入市人願見者先輸金錢

一文是西施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今天下之言性則以故而已矣以言其故者以利為

本耳若杞柳為栝棗非杞柳之性也所惡於智者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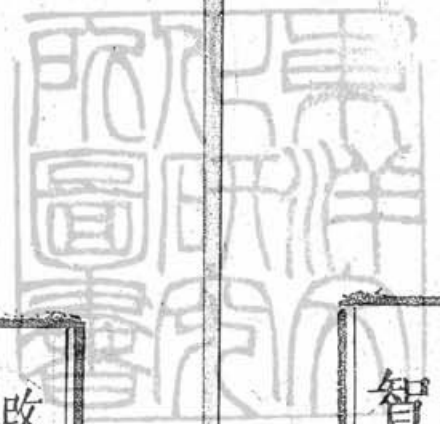
其鑿也惡人欲用智而妄穿鑿不順物之生而改

道以養之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

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禹之用智決江疏河因

水之性因地之宜引之就下行其空虛無事之處如

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如用智者不妄



改作但循理若禹之行水於無事則為大智也天之

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

也天雖高星辰雖遠誠能推求其故常千歲日至

之日可坐而致也星辰日月之會致至也知其日至

在何日也孟子曰至可坐而致也正義曰此章言

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至可坐而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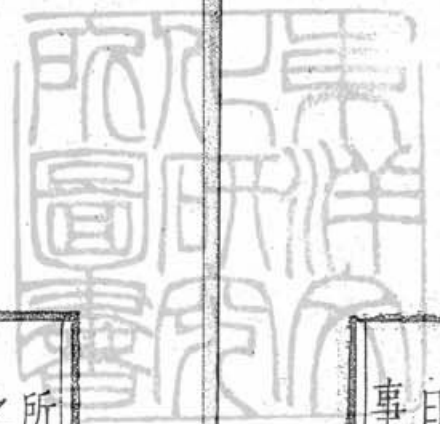
也者孟子言今天下之人有言其性也者非性之

謂也則事而已矣蓋故者事也如所謂故舊無大故

之故同意以其人生之萬理已具於性矣但由性

而行本乎自然固不待於有為則可也是則為性矣

為本矣我之所以有惡於智者非謂其智也為其不
本性之自然之為智但穿鑿逆其自然之性而為智
者矣故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孟子言此又恐後
人因是遂以為故與智為不美所以復為明言之故
言如為智者若禹之治水則我無惡於為智矣以其
大禹之治行其水也但因水自然之性引而通之是
行其所無事者也非逆其水性而行之也若今之人
為智但因性之自然而為智是亦行其無事耳而其
為智亦大智者矣此孟子於此以為智之美又非所
謂惡之者也且天之最高者也星辰最遠者也然而
誠能但推求其故常雖千歲之後其日至之日亦可
坐而計之也孟子於此以故為美所以又執是而言
之耳以其恐人不知已前所謂則故而已矣為事之
故遂引天與星辰而言故常之故於此為美也謂人
之言性者但本乎故常自然之性而為性不以妄自
穿鑿改作則身之修亦若天與星辰之故常而千歲
日至之日但可坐而致也此所以明其前所謂故為
事故之故終於此云故乃故常之故蓋故義亦訓常



所謂必循其故之故同以杞桡為栝椹正義曰經之告子篇文也
星辰日月之會案孔安國尚書傳云星辰日月所會也書云辰弗集于房是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

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齊大夫也

右師齊之貴臣王驩字子敖者公行之喪齊卿大夫以君命會各有位次故下云朝廷也與言者皆諂於

貴人也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

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右師謂孟子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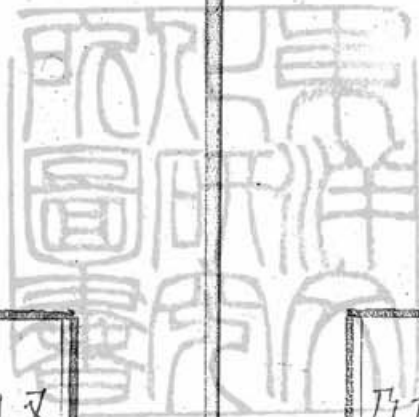
其無德故不與言是以不悅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

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
以我爲簡不亦異乎

孟子聞子敖之言曰我欲行禮故不歷位而言反以我爲簡異也云以禮者心惡

子敖而外順其辭也

此章言循理而動不合時人也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齊國之大夫喪其子故有子之喪王驪字子敖者公行子家而弔慰入公行之門其間有進揖而與右師王驪言者又有就右師王驪之位所而與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至不亦異乎者言孟子獨不與右師言右師見孟子不與之言乃不說而有憤憤之色曰諸君子之衆賢皆與我言獨孟子不與我言是孟子簡畧不禮於我也孟子聞王驪此言乃告之曰不與右師言者乃是禮然也於禮則朝廷之間不歷位所而相與言



又不踰越階而相揖我欲行其禮故如是不與之言也子敖今以我爲簡畧而爲不禮是其言不亦乖異於禮乎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

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

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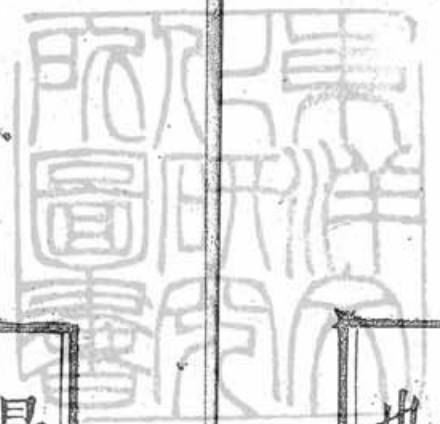
存在也君子之在心者仁與禮也愛敬施行於人人亦必反報之於已也有人於

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

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孟子流
及古蜀

我也君子反自思省謂已仁禮不至也物事也推此人何為以此事來加於我也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註君子自謂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註妄人妄作之人無知者與禽獸何擇異也無異於禽獸又何足難矣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



是則可憂也註君子之憂憂不如堯舜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註憂之當如何乎如舜而後可故終身憂也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註君子之行本自不致患常行仁禮如有一朝橫來之患非以愆也故君子歸天不以為患也註孟子曰至君子不患矣正人不敢比之禽獸故不足難也蹈仁行禮不患其患也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至人常敬之者孟子言君子之人所以有別於眾人者以其存心與眾人別也君子之人常以仁道存乎心又以禮存乎心以仁存乎心者是愛人者也有禮存乎心者是敬人者也愛人者人亦常愛之敬人者人亦常敬之蓋人所

以亦常愛敬之者抑以施報自然之道也有人於此至又何難焉孟子又託言今有人在此其待我者皆以橫逆暴虐之道而待我則爲君子者必自反責於已也以其是我必不仁又無禮也此所以待我橫逆故曰此物奚宜至哉言此人何爲以此橫逆加我哉是必於我有不仁之心有無禮之行此人所以如是而加我矣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加我又由此者君子之人又必自反責其已以爲是我必有不忠之心矣自反既以有忠其橫逆加我者又由此君子之人乃曰此人以橫逆暴虐之道加我是必妄人矣如此爲妄人矣則與禽獸奚擇有異哉既爲禽獸於我又何足責難焉此君子之人又自歸已而不譴彼之罪矣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至君子不患矣者孟子言如此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慮而無一朝之患難乃若君子有所憂慮是亦不爲無焉然而有憂者但憂慮而爲舜帝亦一人也我亦一人也舜帝旣爲法於天下可傳之於後世以爲人所取則而我猶尚未免爲鄉俗之人此則君子可憂也旣以

憂之是如之何憂言憂但慕如舜爲法可傳於後世而止矣然則君子其於有所患則無矣非仁之事旣以無爲非禮之事旣以不行然而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亦不爲之患矣無他以其非已之有愆過而招之也其所以有患者亦彼之患不足爲我之患也前所謂橫逆待我是必妄人也已於禽獸又何足難焉正此之謂也孟子言之是亦欲人以仁禮存心其有橫逆加已又當反已故無患及耳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

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

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

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是以

如其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當平世三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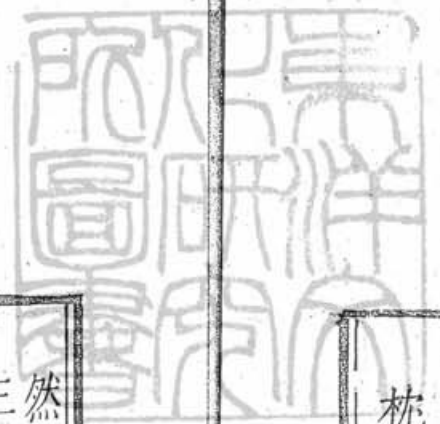
其門者身為公卿憂民者也當亂世安陋巷者不用
 於世窮而樂道者也孟子以為憂民之道同用與不
 用之宜若是也故孔子俱賢之禹稷急民之難若是
 顏子與之易地其心皆然不在其位故勞佚異今有
 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
 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纓冠者以冠纓貫頭也鄉鄰同鄉也同室相救是其

理也喻禹稷走赴鄉鄰非其事顏子所以閉戶而高

枕也

禹稷當平世至可也正義曰此章言顏子之
 心有同禹稷者也禹稷當平世至易地則皆



然者孟子言大禹與后稷皆當平治之世急於為民
 三過家門而不入其室孔子皆以為賢故尊賢之顏
 淵當危亂之世不得其川居處於隘之巷但以一
 簞盛其食一瓢盛其飲而飲食之時人皆不堪忍此
 之憂顏淵獨樂於道而不改此憂孔子亦以為賢孟
 子乃至於此乃自曰禹後顏回三人其道則同耳以
 其大禹於是時思念天下有因洪水而沈溺也后稷
 於是時思念天下有因水土未平而被飢餓之者亦
 如已被其飢餓也是以二過家門而不入其室而為
 民如是之急也禹稷與顏子更易其地則皆能如是
 謂顏子在禹稷之世亦能如禹稷如是為民之急禹
 稷在顏子之世亦能不改其樂是則為同道者也若
 其有異但時之一平一亂矣今有同室之人至可也
 者孟子又以此言比喻之謂禹稷為民如是之急若
 今有同室之人有鬪爭之者救勸之者雖被髮而纓
 冠於頭而救勸之可也無它以其人情於同居是為
 親者也如有鬪爭而不救勸之是疎其親也禹稷當
 平世既達而在上亦急於為民也如不急於民是在

孟子疏
卷之八
上位而不恤民者也孟子固以同室之人救鬪為喻
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者今有同鄉之人有爭鬪
者如被散其髮而纓冠於頭而救勸之則為惑者矣
雖閉戶而勿救之可也無它以其鄉鄰於己為疎非
親也如往救之是親其疎矣顏子當危亂之世既窮
而不得用亦宜處陋巷而不改其樂耳如改其樂是
媚於世而非賢者也孟子故以鄉鄰之人不救為喻
由此推之則孟子謂禹稷顏回同道是其不誣於後
世也孔子曰賢哉回也是孔子賢顏回之謂也又曰
禹吾無間然矣是孔子賢禹之謂也南宮适曰禹稷
躬稼而有天下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以此
觀之孔子美南宮适云及此二人者如此是知孔子
有賢於禹稷也抑亦是孔子賢稷之謂也然而二過
其門則主乎禹今孟子則兼稷言之何也曰孔子言
躬稼其亦主於稷而乃兼禹言之以禹之治水非暨
稷之播殖則無以奏艱食非得禹之平水土則無以
為躬稼是二者未常不相待為用耳孔孟交言之是
亦一道也蓋躬稼而有天下雖出乎南宮适之言然

孔子美之者亦孔子之
言也故云孔子言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
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也一國皆稱不孝問

孟子何為與之遊又禮之以顏色喜悅之貌也孟子
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
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
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
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章子有一於是乎

惰懈不作極耳目之欲以陷罪

戮及父母凡此五者人所謂不孝之行章子豈有一事於此五不孝中也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註遇得也

章子子父親教相責以善不能相得父逐之也朋友

切磋乃當責善耳父子相責以善賊恩之大者也夫

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

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註夫章子豈不欲身有夫

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哉但以身得罪於父不得近

父故出去其妻屏遠其子終身不為妻子所養也其

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註

章子張設其心執持此屏妻子之意以為得罪於父

而不若是以自責罰是則罪益大矣註是則章子曰至

矣正義曰此章言往章得罪出妻屏子上不得養下

以責已眾人以為不孝孟子以為禮貌之者也公都

子曰往章通國皆稱不孝焉至敢問何也者公都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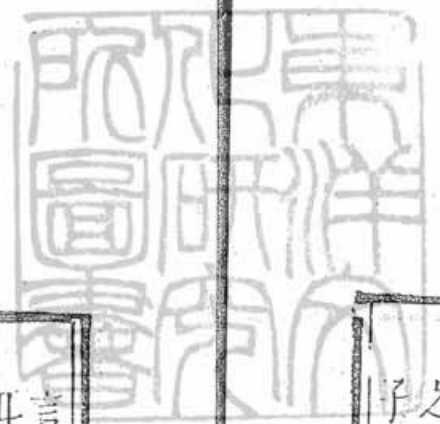
謂孟子曰往章子徧國人皆稱為不孝者焉夫子乃

與之遊又從而敬悅之敢問夫子是如之何孟子曰

世俗所謂不孝者五至於五乎孟子答公都子曰世

俗之人所謂為不孝之行有五怠惰其四支不作事
業而不顧父母之所養為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而
不顧父母之所養為二不孝也好貨財私愛妻子而
不顧父母之所養為三不孝也縱其耳目之所慾陷
於其罪以辱及父母是四不孝也好勇暴好爭鬪好
頑很以驚危父母是五不孝也章子豈有一事於此

五不孝乎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孟子言章子但失於父子責善不相遇也不遇者是不相得也其所以相責於善乃朋友切磋琢磨之道也如父子相責善是賊害其父子之恩大者矣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至是則章子而已矣孟子又言夫章子與父子不相遇而離之豈以章子不欲有夫妻子母之為親屬哉為其得罪於父不得近焉故用出去其妻屏逐其子終身不為妻子所養也其章子如或開設於心為不若是離之父故出妻屏子是陷父於不義之罪者矣是則罪之莫大者矣是則章子之行以此而已我何可絕而不與之邪以此論之則章子之過過於厚者矣宜孟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也蓋謂不顧父母之養者是有逆於父母而不順父母之意耳孝經云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禮云與其得罪於州閭黨寧熟諫然則父有不義雖熟諫以爭之可也又安可以朋友責善施於父子之間哉故章子所以離之遂用出妻屏子為其父有不義而不可



耳言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曾子曰盍何不也會

子居武城有越寇將來人曰寇方至何不去之曰無

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

反寇寓寄也會子欲去戒其守人曰無寄人於我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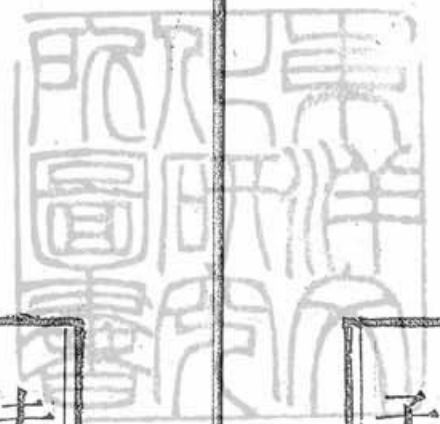
恐其傷我薪草樹木也寇退則曰治牆屋之壞者我

將來反寇退會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

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左

右相與非議曾子者言武城邑大夫敬曾子武城人

為曾子忠謀勸使避寇君臣忠敬如此而先生寇至則先去使百姓瞻望而效之寇退安寧則復來還殆不可如是怪曾子何以行之也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魯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沈猶行曾子弟子也行謂左右之人曰先生之行非汝所能知也先生曾子也往者先生嘗從門徒七十人舍吾沈猶氏時有作亂者曰負芻來攻沈猶氏先生率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賓師不與臣同耳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



去君誰與守

管子思名也子思欲助衛君赴難盍

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

也會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孟子以為二人同道曾

子為武城人作師則其父兄故去畱無毀子思微少

也又為臣委質為臣當死難故不去也子思與曾子

易地皆然

曾子居武城至易地則皆然正義曰此章言曾子子思處義非謬者也曾子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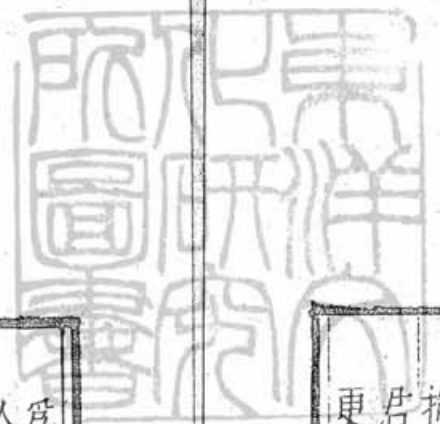
武城有越寇至或曰寇至盍去諸者孟子言曾子嘗

居於武城之邑有南越寇賊興或人告之曰寇賊來

何不去之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

修我牆屋我將反居此寇退會子反左右曰待先生

如此其忠且敬也至殆於不可者言寇賊已退曾子於是乎反居此也左右之大夫皆曰待先生如此其忠而不敢慢也寇賊至則先去以使民瞻望而效之寇退平靜則反其居殆不可如是也猶行曰至未有與焉者言沈猶行答左右之人曰先生之去非汝所能知者也往日沈猶有寇賊自負其芻草來攻我室隨從先生者有七十人言曾子率弟子而去之故未有與及此難也故得免其禍焉先生曾子也子思居於衛有齊寇至君誰與守者孟子又言子思居於衛邑有齊國之寇賊興或人告之曰寇賊來何不去之子思乃自稱名答或人曰如使伋見其寇賊至則去之衛君則誰與為守護伋子思名也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至易地則皆然孟子引至於此乃曰曾子子思二人其道則同也以其曾子居於武城則師之道也如人之父兄也則去畱人不可毀無它以其無所拘也子思居於衛則臣之道也其勢則微小也當赴君之難不可去也無它以其有所拘也雖然二人如更易其地則皆能如是也謂子思居於曾子之所而



為之師亦未必不能如曾子去畱無所拘也曾子居於子思之所而為之臣亦未必不能如子思赴君之難而不去也故曰曾子子思同道案史記弟子傳曾子名參字子輿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國魯伋子思名也正義曰案世家云子思名伋字子思伯魚之子孔子之孫也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沒於衛

儲子曰王使人矚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儲子齊人也矚視也果能也謂孟子曰王言賢者身貌必當有

異故使人視夫子能有異於眾人之容乎孟子曰何

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人生同受法於天地

之形我當何以異於人哉且堯舜之貌與凡人同耳

其所以異乃以仁義之道在於內也

儲子至同耳正義曰此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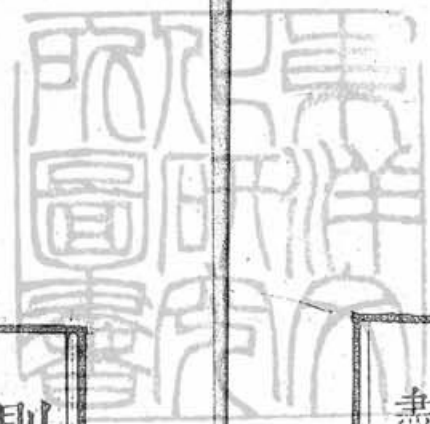
言人以道殊賢愚體別也儲子謂孟子曰齊王使人視夫子能有以異別於衆人乎以其齊王必謂孟子之賢貌狀須有異於人也孟子答之曰我何以有別異於衆人哉雖堯舜之盛帝亦與人同其貌狀耳但其所以有異於衆人者特以仁義之道與人異耳孟子言此則知齊王是為不達者也蓋古之人善觀人者不索人於形骸之外而索之於形骸之內今齊王乃索孟子於形骸之外宜其過也
儲子齊人也正義曰蓋亦因經而為言之也故孟子仕於齊今此乃曰王使人來者是知為齊人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

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

良人夫也

盡富貴者夫詐言其姓名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



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

嘗有顯者來吾將矚良人之所之也

妻疑其詐故

欲視其所之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

談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

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

施者邪施而行不欲使良

人覺也墻間郭外冢間也乞其祭者所餘酒肉也其

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

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

妻妾於中庭悲傷

其良人相對涕泣而謗毀之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

從外來驕其妻妾

註

施施猶扁扁喜悅之貌以為妻

妾不知如故驕之也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

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註 由用也用君子之道觀之今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

昏夜乞哀而求之以驕人於白日此良人為妻妾所

羞而泣傷也幾希者言今苟求富貴妻妾雖不羞泣

者與此良人妻妾何異也

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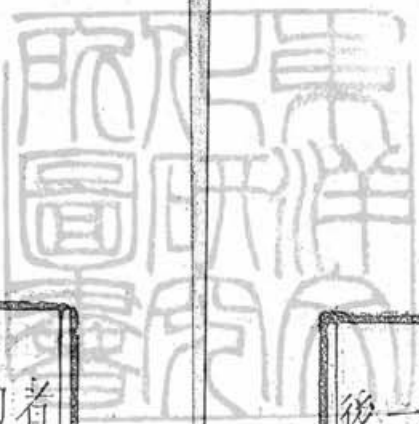
齊人至幾希矣正義曰此章言小人苟得妻妾

猶羞也齊人有一妻一妾至幾希矣者孟子記此以

譏時人苟貪富貴而驕人者也言齊國中有一妻

一妾者而居處於室其良人出外則必饜飽酒肉而

後歸其妻問所與飲食酒肉者良人則盡以為富貴



者與之也其妻遂告其妾曰良人出門則必饜飽酒

肉而後歸問其所與者良人皆以為富貴者與之也

而未嘗見有富貴顯達者來家中我將視其良人所

往妻疑之故欲視其所往也明日蚤起乃邪施其身

微從良人之所往徧盡一國之中無有與良人立談

話者終往齊國東郭之處有冢間之祭者良人乃就

乞其餘祭之酒肉不飽饜又顧視而求之於他人以

此遂為饜足之道其妻乃先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

仰望而終身者也今乃若此而乞之祭者為饜足遂

與其妾共訕良人而相對涕泣於中庭之間而良人

未之知其妻妾非訕其已又施施然喜悅從外來歸

復驕泰其妻妾孟子引至此乃曰由此齊人觀之則

今之人所以諂求富貴利達者其妻與妾而不羞恥

不相對涕泣於中庭者幾希矣言其少也皆若此齊

人耳蓋孟子之言每每及此者所以救時之弊不得不如是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八下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九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萬章章句上凡九章 萬章者萬姓章名孟子弟子

也萬章問舜孝猶論語顏淵問仁因以題其篇也

正義曰前篇論離婁之明此篇論萬章問孝蓋以明

者當明其行而行莫大於為孝今萬章問孝故以萬

章為此篇之題以次於前篇矣此篇凡十八章趙氏

分為上下卷據此上卷凡有九章而已一章言孝為

百行之本無物以先之雖富有天下而不能取悅其

父母也二章言仁聖所存者大舍小從大達權之義

不告而娶守正道也三章言仁人之心四章言孝莫